

徐志摩文集

小說集



徐志摩文集

小說集

目錄

(一) 小說

春痕

一

一 瑞香花——春

一

二 紅玫瑰——夏

六

三 茉莉花——秋

八

四 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一四

兩姊妹

一九

老李

二八

一個清清的早上

四〇

船上.....四五

肉豔的巴黎.....五一

濃得化不開（星加坡）.....六二

濃得化不開之二（香港）.....七〇

死城（北京的一晚）.....七六

家德.....九〇

輪盤.....九九

（一）童話

童話一則.....一一一

吹胰子泡.....一二七

小賭婆兒的大話.....一二〇

香水……………一二七

(三) 翻譯小說

曼殊斐爾小說集……………一三三

園會……………一三三

毒藥……………一六三

巴克媽媽的行狀……………一七四

一杯茶……………一八七

夜深時……………二〇一

幸福……………二一二

一個理想的家庭……………二三六

刮風……………二四八

目 錄

金絲雀……………二五六

生命的報酬……………二六三

鷓鴣與芙蓉雀……………二七七

蜿蜒：一隻小鼠……………二八三

萬牲園裏的一個人……………二九七

春痕

一 瑞香花——春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台前，整理他的領結。窗紗裏漏進來的晨曦，正落在他梳櫛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烏金。他清瘦的額上，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 *Zeigend* 自憐的慣習，痴痴地倚向着鏡裏端詳。他圓小銳敏的睛珠，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瀉清利之中，洩漏着幾分憂鬱凝滯，洩漏着精神的饑渴，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紫。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遷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

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便想肩長出一對潔白嬌嫩的羽翮，望着精微斑斕的晚霞裏，望着出岫倦展的春雲裏，望着層晶疊翠的秋天裏，插翅飛去，飛上雲端，飛出天外，去聽雲

雀的歡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着九天的白玉闌干，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訓的少年們的幻想。但現實粗狠的大槌，早已把他理想的品球擊破，現實卑瑣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會從雲外收回，他的腳早已在污泥裏濘住。

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直刺及靈府深處，原來樓下院子裏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受了清露的涵濡，春陽的溫慰，便不能放聲曼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着的清香，迎着緩拂的和風，欣欣搖舞，深深吐洩，只是滿院的芬芳，只勾引無數的小蜂，迷醉地環舞。

三里外的桑抱羣峯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裏欣然沈浸。

逸獨立在窗前，估量這些春情春意，雙手插在褲袋裏，微曲着左膝，緊嚙住淺絳的下唇，呼出一聲幽咽，旋轉身掩面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着！」

緊跟着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喧然大震，接着郵差遲重的嗓音喚道：「郵便！」

一時籬上各色的藤花藤葉，輕波似顫動，白菓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着把信遞入他手。

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疎，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着一陣複滾的感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裏，迸出一味酸情，迸出一些涼意。他想出了神，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送向唇邊，只覺得齒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裏……他神魂迷蕩了。

一條不甚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地上青草裏，夾綴着點點金色，跟色的錢花。這道上在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磨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抱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黯黃的髮，臨風蓬鬆着，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捷靈的肢體，愉快的表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蔭的陰下，像飛燕穿簾似的，疾掃而過；有時俯僂在前欄上，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洩露內襯的秘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愉快的心境裏，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籐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籬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鬚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

說着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冰肌深淺。

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關着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感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着喊道：她也看見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一大早就出來騎車，便道到了你們這裏，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可以提早一些，你飯後就能來嗎？

她話不曾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

個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着，也只在影裏搖顫，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倚着竹籬，仰着頭，笑答道：「很多謝你，逸先生，我就回去了。你溫你的書吧，小心答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格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復推開，將頭探入：一支高出的簾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

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驢下樓去出門望時，只見榆蔭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鑲着她香輪的蹤跡，遠遠一簇白衫，斷片鈴聲，她，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支喬出的簾花，折了下來恭敬

地吻上幾吻；他耳邊還只蕩漾着她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獨『逸』字的蜜甜音調；他又神魂迷蕩了。

二 紅玫瑰——夏

『是逸先生嗎？』春痕在樓上喊道：『這裏沒有旁人，請上樓來。』

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所以她家的佈置，也參酌西式。樓上正中一間就是春痕的書室，地板上鋪着勻淨的台灣細簾，疎疎的擺着些几案榻椅，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櫚，正對着她回字式的書案。

逸以前上課，只在樓下的客堂裏，此時進了她素雅的書屋，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春痕穿一件淺藍色紗衫，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更顯得嫵媚絕俗。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筆，正在檯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逸進了房門，她才緩緩地起身，笑道：『你果然能早來，我很歡喜。』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頗露出

些踟躕的神情，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春痕讓他一張椅子上坐了，替他倒了一杯茶，口裏還不住地說她精巧的寒暄。逸喝了口茶，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來，他瞥眼見了春痕桌上那張鮮艷的畫，就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又是美術家，真失敬，春痕姑娘，可以准我賞鑒嗎？』

她畫的是一朵紅的玫瑰，真是一枝穠艷露凝香，一瓣有一瓣的精神，充滿了畫者的情感，彷彿是多情的杜鵑，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荊刺灑出的鮮紅心血，點染而成，幾百闕的情詞哀曲，凝化此中。

『那是我的鴉塗，那裏配稱美術』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把那張水彩趨趨地遞入逸手。逸又稱贊了幾句，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感的象徵，記得紅玫瑰是『我愛你』的符記，不禁脫口問道：『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能夠享受這幅精品，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

春痕不答，逸舉頭看時，只見她倚在回字案左角，雙手支着案，眼望着手，滿面緋紅，肩胸微微有些震動。

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忸怩妙畫，一時也分不清心裏的反感，只覺得自己的顴骨耳根，也平增

了不少的溫度。此時春痕若然回頭，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移上了少年的膚色。

臨了這一陣緘默，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緘默，這一陣意義深長的緘默，讓窗外桂樹上的小雀，吱的一聲啄破。春痕轉身說道：『我們上課罷。』她就坐下，打開一本英文選，替他講解。

功課完畢，逸起身告辭，春痕送他下樓，同出大門。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桑抱的峯巔岩石上，像一片斑駁的琥珀，他們看着稱美一番，逸正要上路。春痕忽然說：

『你候一候，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她就轉身進屋去，過了一分鐘，只見她紅脹着臉，拿着一紙卷遞給逸說：『這是你的，但不許此刻打開看。』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就進門去了。逸左臂挾着書包，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卷，想不清她為何如此慌促，禁不住把紙卷展開，這一展開，但覺遍體的纖微，頓時為感激欣喜悲切情緒的彈力撼動，原來紙卷的內容，就是方才那張水彩，春痕親筆的畫，她親筆畫的紅玫瑰——他神魂又迷蕩了。

三 茉莉花——秋

逸獨坐在他房內，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裏來的信，兩眼平望，面容澹白，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她病了。窗外的秋雨，不住地瀝瀝，他憐愛的思潮，也不住地起落。逸的聯想力甚大，譬如他看花開放就想起殘紅滿地；身歷繁華聲色，便想起骷髏灰燼；臨到歡會，便想惋惜；聽人病苦，便想暮祭。如今春痕病了，在院中割腸膜，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入見，要他一早就去。逸爲了她病，已經幾晚不安眠，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他懸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疑問像這樣一朵艷麗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溫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裏的茶花，籬上的藤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他想聖母瑪麗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他不覺微笑了。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戀的夢境；他最恨想過去，最愛想將來，最恨回想，最愛前想，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枉費的；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創造的；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滿長着可厭的蝟草和刺物；將來像初出山的小澗，只是在青林間舞蹈；只是在星光下歌

唱，只是在精美的石板上進行。他廿餘年麻木的生活，只是個不可信，可厭的夢；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你愈想和他脫離，結果膠附得愈緊愈密切。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理想的將來不過只是烟淡雲稀，渺茫明滅，他就狠勁把頭搖了幾下，把春痕的信摺了起來，披了雨衣，換上雨靴，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

他在雨中信步前行，心中雜念起滅，竟走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條河邊。沿河有一列柳樹，已感受秋運，枝條的翠色，漸轉蒼黃，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量，凝定地俯看流水，粒粒的淚珠，連着先凋的葉片，不時掉入波心，悠然浮去。時已薄暮，河畔的顏色聲音，只是淒涼的秋意，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裹埋他心底的愁思，草裏斷續的蟲吟，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

逸蹤獨了半晌，不覺秋雨滿襟，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他忽然自言道：『人是會變老會變醜，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

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胸中解釋了不少的積重，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就轉身上歸家的路。

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舖，看看初菊，看看遲桂，最後買了一束茉莉，因為她香幽色澹，春痕一定喜歡。

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次日一早起來，修飾了一晌，用一張藍紙把茉莉裹了，出門往醫院去。

「你是探望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

「是。」

「請這邊走。」

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沿着明敞的走廊，一號二號，數到了第十七號。淺藍色的門上，釘着一張長方形的白片，寫着很觸目的英字：

「No.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s mother and Mr. Yi」

「第十七號，

除病人母親及逸君外，他客不准入內。」

一陣感激的狂潮，將他的心府淹沒；逸回復清醒時，只見房門已打開，透出一股酸辛的藥味，裹